尊水園集畧

尊水園集畧卷之七

德州盧世㴶德水著　受業李　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墓誌銘

鎮江衛李指揮樞誌

池州府通判𥽺蘂金公生誌

貝縣求友人作生誌

自題生誌

尊水園集畧卷之十一

墓誌銘

孫承山先生暨配合㙜墓誌銘

余取友於甘陵得兩人焉曰無謀沈子棨甫周子顚兩人者時時稱說孫無疑氏余聞而識之無何而無疑棨甫同舉於鄉如車二輪鳥二翼也凡在同人動容鼓舞一日無疑欲訪我於園居先之以棨甫申之以無謀余聞而夙懷頓愜如就見之一見無疑菅屨苴杖其容甚戚叩首流涕而告余曰

孤兒通生八齡而先君子見背呻風喟雨者垂二十年始與鄉擧長養成就秋毫皆大父力矣乎何降割我家如是之酷使大父侵尋竟不起也通仍一書生何能為先大父役所藉以闡幽表微惟此一片石乃令而托重於足下足下固樂道人之善者其令先大父長留天地間將孫氏世受其賜余聆若言為之咨嗟良久因取所狀之行而三復焉

按狀公諱起嗣字伯遠号山其孫先世東海上人元末避地來故城始祖太公留季子公五者家於

斯五生振蒐年散備德漸於郷鄉人䧺其義而祠之以子太僕公貴封吏部稽勳司主事贈文選司員外郎振生緒是爲太僕公即海內所稱沙溪先生也鄉試中式第二八進士出身第一人累官至太僕卿多善政以直道忤時退而脩名山之業有沙溪集蒙求續篇無用閑譚等書行於世太僕公生三子仲若緎嘉靖癸卯舉人季若𦆄蓬萊縣丞承山公實孝廉第五子自幼出繼季父後母楊氏愛如己出公生而穎脫不羣毀齒後就外傅刻厲

無問寒暑年二十餘補博士弟子員時蓬萊公退休家居優游物外為坐隱之樂公委曲承歡溫凊之餘積學甚苦居恒恱淡泊寧静於一切膏紈陋習滌鋤淨盡布衣蔬食蕭如也公雖恂恂儒生乎而天挺奇骨不畏彊禦會邑里多猾胥而恣睢者蓬萊公夙號謹厚羣不逞目為怯横逆有加自公成立後户外無人聲矣公既孤立行一意冷面直心族姓姻朋咸以嚴見憚弟姪輩時以疑事質成片言立剖姪光昭早孤外侮沓至公多方卵翼故

業賴以不傾質直而好義多此類及羅蓮萊公及
楊孺人喪盡哀及禮公舉三丈夫子身作之師發
篋陳書閉戶絃誦甚酣每當風雨雞鳴之際父子
兄弟金石相宣洋洋如也伯子總角能文試有司
輒前茅仲叔亦何學篤鋭人以此元方季方乃天
碎國寶伯仲相繼而亡公於是泣下霑襟撫孤孫
大慟曰吾家世清白有隱德當非一蹶不起者爾
父若叔嘗志以歿意業祥當在汝小子勉之 月省
月試課孫如課兒及孤孫為諸生則令負笈從名

賢遊以廣學識為是無疑平末壯而學大成吐崢嶸之高論發浩蕩之微言人人自遠歲庚午舉於鄉裒然高第時公已嬰疾矣猶強起延客時時督無疑北上無疑勉強就道試畢即還視湯藥月餘而公卒時崇禎肆年肆月十日也距生嘉靖壬戌柒月二十八日得壽七十元配王氏景州太學生繼舜之女有淑行事翁姑以孝聞先公四十九年卒繼配楊氏邑處士璣之女性端慧事夫子儉陸欽哉王孺人所遺二女撫之不啻己出至一切自

紝縫織妙有天解一出手即精良御子若婦愷悌而肅至撫婺娟愛孫孫至大漸猶惓惓不置云生於隆慶己巳三月十九日卒於天啓甲子十一月初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公痛思其賢矣不再娶子男三長継新郎孝廉通之父卒娶棗陽知縣邑人張公之雍女次継京卒娶左都御史邑人馬公曾孫太學生升材女次継泰武生娶景州處士王進賢女継娶邑處士崔景後女俱楊孺人出女二一適南京兵部尚書邑人周公次子選貢生衢一適

武城縣王化遠俱王孺人出孫男三長通所謂無
疑氏也庚午舉人娶邑人鄉孝廉男武生文昺女
次遂庠生娶崔斗金女俱維新出次知白娶裴瑜
女維京出孫女二字蘊生任范輔身曾孫女三尚
幼無疑卜以崇禎六年四月十二日啓歲合塟於
樸庄北原新阡撰次行事盧子既任之矣於是就
無諆粲甫而所以銘公者無諆曰公以名卿之孫
視還艷若浼唏被服爽素七十年如一日古心卓
然大雅不羣公葢有道之士也是宜銘粲甫曰公

自少至老絕不喜周旋世故務簡慮澹得肆力於書本叢外凡古今成敗得失靡弗了徹以至[illegible]經地志星曆醫卜黃衣虞初之說網羅漁獵貯之腹笥公蓋閎覽博物君子也是宜銘世濰曰二子於公見而知之不倦聞而知之矣雖然尤欲論其世焉當沙溪先生林間著書時輝光發於草木潤澤流於子孫一再傳而公接其統雖隱約不仕而詩書之氣愈厚矣鬱勃極而無疑起焉即欲不虎炳豹蔚不可得也原始要終公以一身提承其間紹

前裕後其道德文章中大得力人耶是又宜銘銘曰貽厥孫謀遥繩祖武山川出雲天降時雨禮義為田聚族播耰穫而自得是曰有秋可祭於鄉知德者鮮我文昭之用示久遠

周光吾先生暨配合葬墓誌銘

盧子居廬救断一切文字一月同社生歷亭周孝子毓甫持其所著厥考厥妣行狀求盧子為誌又申之以吾友粲甫之請盧子讀其狀而悲焉愴然曰此人子至情弟兄雅誼吾烏忍辭諸於是破戒

而任不朽之役按狀光澄先生籍故城姓周氏諱
聶字東明號光吾故大司馬衛陽公之猶子也先
世曰珍曰良佐俱以大司馬貴大司馬有弟曰世
楙即先生父先生生而神力出於百夫能舉石碣
如轉丸掌中彎弓運槊種種天縱不喜儒士家言
獨取孫吳諸書寢食枕籍曰道在是矣又濟之以
當代諸公紆籌偉畧與夫地志圖經天下阨塞要
害處備練揣摩以至坐作擊刺諸法皆精曉熟嘗
心知其所以然學成乃以策干當事者當事者深

器之日為燕趙異人顧數奇不得與功名會亦會
一中武科儻蕩不屑就繩墨最後會試復遭馬蹶
弗克終場乃仰天嘆曰嗚呼窮矣吾吐氣若虹可
以奔山立海今若此豈非天哉使僕僕大黄繁弱
問老死不休與博士家毛錐子奚異夫神龍見首
不見尾吾知所以自處矣於是被褐歸南園日詔
諸子讀書不復問人間事先生喜飲酒每飲數三
不亂壯歲時亦好鬪予敵道天性善射一操弓則
鼓鬚於上曰怒無不中的氣至耳惟嫉惡太嚴時

為鼠輩所忌或設穽以窘先生先生晚歲村居多用堅忍易贅之際慷慨言曰吾胸次如白日無纖翳可以脫手去矣善乎沈子無誅之誅之也謂深冬高寒之氣天地不能為之追隨閉門幽削之骨萬物皆當辟其紛披盧子又有言曰先生之養勇也蓋兼北宮黝孟施舍雖然有進焉者矣內行惇脩恂恂孝友藹然如弱書生且以大司馬為之伯父乃隻身單行毫無憑藉倚恃之意則先生之養勇也直能打斷世緣刀割水洗嗟乎真大勇也先

生生於萬曆六年三月十三日卒於崇禎七年十
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七卜以崇禎八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塟於新原元配王孺人名家女什幼
以淑閫及歸夫子克盡婦道夫子好武任俠不問
家人生産即斗米尺布塩菜雞鴨俱孺人手自綜
理絲絲入扣性精女紅人工天巧見者驚爲鍼神
事姑至孝姑病八年起立須人凡飲食盥櫛夜𭧂
夙興一顰一笑非孺人不辦孺人精心靜氣斂手
喜神與姑婉轉若一體然歷八年如一日姑每泣

佃孺人曰吾當何以報子成子孝婦之行嗚呼即
此一段真可以感天地動鬼神矣故孺人之為孺人
其他可及也其孝不可及也方夫子好武而不收
武之效徒步歸來志氣拂鬱復有意外風雨交而
張羅孺人拮据百端委曲安慰凡孺人之所為者
極難耳考孺人生於萬曆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卒
於泰昌元年十一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有六脩身
以事夫子者垂三十年生三子長承璽殤次承祚
即娠甫也縣學生娶平原縣學生趙時復女次承

緒亦殤孫男一人紘縣諸生娶同邑舉人韓家楫女孫女二人長適棗強縣諸生李衡昌次適武城縣儒士王之相曾孫男二人曰蟠曰鎰孺人既沒先生繼配孫孺人亦名家女淑靜可方王孺人歸先生三歲而卒年甫二十方兩孺人之殁也有先生在毓甫一遵父命今且從先生於九原矣毓甫乃闢地代石畫情盡禮復徵不腆之言以安窀穸來狀絕痛悲凉次骨覆于方代草土觸緒傷心凡數乙而讀始竟又閱百日始勉強操觚蓋淚出而

筆投者屢矣嗟我無歸之窮人安能副工文之孝子不負地下兌負地上爾是則不孝之所爲申旦徬徨慨慨交心者也然既已誌之不可不銘銘曰
父如武子好文昌其氣張其軍韜鈐秘詩書芬爲丽日爲油雲身雖隱後有聞魁然者先生墳我作銘詩先生其神聽而欣欣

孟平野先生墓誌銘

吾州有隱君子平野先生姓孟氏諱　平野其號高風潜德於世未數數然有子曰願奇士也與

余善泣述其先君子之大畧曰先君子平生學問以知命為宗毋謂善賈者類忍放利者多怨故從來於錢刀事一無所涉守口甚嚴朝夕告教小子謂一言媢人即為辱階一言忤人即為禍基惟簡默可幸無罪性不樂城市丙舍在遠郊中一室坐卧兀爾深山書數帙若一椸仰思俯畫時若有得焉又時若有憂焉至古今輿圖天壤奇勝一一講諳掌上當草屩木屐時輒登高獨眺五岳十洲津津在杖屨間毋謂於天下事如眼數兩而嘗歎其

貺頹嗟乎人知我父之厚孰知我父之深人知我父之恬退孰知我父之英特蓋吾友所以述其先君子者約畧如此又痛哭而道其先慈也謂太夫人有至性有大才相夫子服事兩尊人友愛諸姊妹為德於友朋及鄉黨鄰里殫盡血誠出於慷慨椎布操作手盡瘁而不知劬半世辛勤惓惓注之孺子想吾友於雞聲燈影下所體察其敎愛者微矣適來及終搶地撫膺哽咽不能語於是馬先輩紉參為之畧狀狀幾二千言皆實錄余受而讀之

喟然歎曰先生蓋有道者也讀書期於明理而未嘗干祿脩身遷以齊家而不必見世古稱闇然君子非先生而誰為之夫先生杜機既深遂追鹿門遺蹟夫婦偕隱東岡之陂自埋於民伍栽於畔其志無窮而聲已銷磨盡矣余又身隱無文其誰能聽之雖然儒仲伯鸞遯世而至今流光吾世有乎盱先生始覺古人去人不遠則何所藉余言為而余言於是乎乃不容已也原先生先世居鄒徙於青復從於鄉先生韓籍為教[illegible]孫義[illegible]今家世長者

孚義德公而好為長者益甚仁心為質坦懷春藹與人交有始終恒以卹人故自破其產豁如也感異夢而生先生先生生而魁梧奇偉有人亦見千人亦見性沉靜不喜飲酒惟以典籍自娛家人生産付之不問即耕者所獲亦淡泊相遭而已夫先生潜於隴畝乎而卓越有淵識當辛丑歲大祲人朝夕不保先生自顧其困尚有餘蔵急欲施以周急已還自念吾素何以布衣而操賑者之權乃設一易粟法善巧方便默以行仁一時持敝帚敗絮

甚至不堪擧示之物而来者咸囊聚而去同鄉賴
是無死徙歸賑其困中廓然虚先生充然若有得
也曾買宅忘券宅復他鬻竟推宅與之毫不介懷
尋常好行其德多此類先生賦性至孝聚百順而
奉之義德公及義德公以天年終先生哀毀骨立
諦想義德公意中所樂之红傾囊購得志物兼盡
及至莖遠邇来觀之所翁大悦會郡守薦先生有
幹濟才急以一椽相屬先生深耻之思欲潔吾身
天府不供一官以蔵吾身遂輸金兵部告成事質

簪正及門先生取冠帶立焚之從此堅卧丘園
無一步至城闕矣端居深念身既不獲卒業斯道
昭明昌大是在後人至吾友青其衿而先生喜可
知也顧前此曾列名戍城冊中應供脩餙茲當事
者以衣冠相引重欲易而之他先生聞而密誡曰
小子而不知乎往役義也且已所不欲欲施何人
衆稱貸為之前驅若持戶未嘗有孝秀者然先生
隱居既久聲氣俱恬呵厲不及犬馬皆前烏雀亦
馴減獲輩化其善氣俱蕭然有自得之意非有道

者而能若是乎先生素善病至天啓丁卯秋轉劇時吾友將赴鄉闈聲稱藉甚合山以左擬第一人相待頋月侍湯藥決意不往先生覺之不懌慨然曰余先鄉人也自來茲土七世矣念祖修德食文章之報當在於汝時弗可失小子其圖之吾友俯首泯淚勉彊就道甫畢塲繼而出既抵家而先生之病病矣越翼日先生卒是爲八月十八距生隆慶丁卯十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一元配孫孺人先先生卒淵懿端淑女中君子也與先生合德

隱相垂如賓事翁姑出盡婦道宗族稱孝焉又曉
畫閨中織嗇陋習婉轉為夫子行仁簪珥常在質
庫纂組之工疑出天授而初不沾沾惟五味酒漿
是精是纂供祭祀肅親賓井井條條洞中倫脊居
室清嚴甚湛如謐如而教兒一事則驅寢興以猶
之矣綦簇筆牘悉手自排纘每於抒軸閒撫之告
之激發之慰藉之精進而色喜勞瘁而心悴喘息
相屬細若氣微若聲吾友所以痛哭而道咽不能
語撫膺搶地徬徨雞聲燈影而不能已也於是孺

人埜二十年矣吾友詹期告祏啟於兹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先生柩啓壙而合之玄堂扂左白首同歸斯所稱鹿門遺蹟者乎儒仲伯鸞何多讓焉先生配孺人生男子二長紹周卒蚤次頤州學生娶處士賈文範女卒娶學生夏錫玄女卒令娶庠生王化父女女子一適太學生姜遇周男棋孫男一晃聘庠生李聚順女孫女一未許聘先生繼配為令田孺人無出盧世㴶曰余總也曾親見先生云身長八尺頭骨嶢然如圖畫中古丈夫一見令

入神聳即之也温及順下風而請教慨語如金卽涕唾亦不苟胸中波瀾甚濶經綸甚密而特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先生蓋有心世道人也特不用於時耳則舉一隱以槩先生先生寔應且笑然而先生隱矣隱而隱不足以盡之隱而無不隱以雜之微妙玄通無得而相說在季咸之見壺子矣況吾友旦夕決起昭明昌大食文章之報以還報先生因而告世之立言君子定有賢者識其大者余不佞竊是以知先生哉姑妄誌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有不亾者存而何傷乎死也雖不得之彼而乃得之此也潔其身而身全奚必仕也作述以伉茲丘終復始也魂慰於幽徵諸子也既堅且密萬億斯年綿綿廕廠祉也

德州左衛指揮同知儋乾脩墓誌

嗚呼此吾中表兄儋乾脩先生之墓也先生沒十年矣其丰神眉宇猶歷歷在吾眼前回思疇昔周旋遂成昨夢令又將大歸玄堂松楸掩映余忝任後死因抆淚而任其石言嗚呼痛矣按先生家故

世祿為德州左衛指揮同知高祖某曾祖某祖某
父某某配高氏舉三大夫子而先生居長承襲父
職因輟鉛槧之業與介胄為伍雖非中心所好而
在戎詰戎先生不敢離局也慨屯規之壞久矣先
生初任即蒞屯政洗手盟心徹底釐剔三年有成
聲流譽起因署衛篆焉署篆雖云雄職而闒茸輩
屢脂轍潤視若戕更即衣冠掃地不恤先生毅然
曰是豈人所為哉吾當竭力奉公以不負此官閻
執說者之曰謂武弁肴派故應爾爾今乃自我一

邇之且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也大約先生為政持大體絕陋習不以一塵染於己不以一毫挫於人在守官不過恆理在衛曹中間已開天闢地矣覺纂例更番況舟不肖者直囊橐其中貪財壞稽致舟中之人皆敵國先生膺運務仍有以數百金私之於水次者先生棄如涕唾謂害衆軍旗而利一已少有良心者萬萬不為嗟呼安得此長者之言所稱之是非薦紳先生所得未曾有者乎先生既孤立行一意上官咸珍為鷄群獨鶴刮目相待

先生益豁抒暢所欲為儻然於儕儕偶中自成一光明磊落男子即儕偶中有臭晒目攝若不顧也然繇此亦得伉直名而儕偶中與接為搆日以心鬪從而引繩批根譸張為幻天水遣行先生亦奔走禦侮多倫規軸決不肯小折以快仇人之心而仇人亦卒無如先生何夫先生固疊性鐵骨初未嘗以意氣加人處親戚朋友間油油溫剴愈久愈令人思世方等錢刀如性命先生視若浮雲當其慷慨揮斥累百至千即傾產而眉不皺好行其德更

僕未易數要從一片真誠惻怛迸激而出與內交
要譽者全別卓哉此先生之所為古俠也先生性
至孝未嘗一飯忘先將軍事毋太夫人色養備至
啓手足時含淚長別惟以不得終事太夫人為遺
憾愛而弟如至寶而弟遊上庠為名士先生日夜
望其摩天而去一豁胸中之氣毋謂武人粗宦終
復爾爾必文章始足以光華身世耳其聚族而壽
者此物此志豈尋常兜鍪炙所能望其涯際哉
子論次至此不覺喟然歎曰微先生亦一世之[illegible]

人也平生於酒色財力割永洗雪塗不贓蕪錢右所稱三不惑其為人𩔖然而黑臞然而長洞達挺特如竹秀松蒼一見使人精神頓生射命中能御泛駕之馬迴策如縈大槊橫飛不可覊遡驟即之恂恂儒者也余少時曾與同學猶記其克勤小物即筆牘巾屐莫不精妥蓋先生整暇之一端云

河間府河間縣知縣岵峽薛公墓誌銘

萬曆乙卯余與薛岵峽先生同出鉅壇段老師之門而岵峽為冠岵峽長余三歲余兄事岵峽德業

相勸道義相督即僑札不啻也至天啓乙丑吾兩人復同成進士盍簪之日相視而笑會峪崍出宰河間河間為三輔劇邑夙號難治峪崍殫精官下絜白恪勤戊辰大計吏而河間治行為天下第一余時為絲版曹時過峪崍握語酒中慷慨言曰薛君男子不負所學峪崍亦以若保赤子為已任而峪崍還縣余得請侍養歸里書疏往來相勸相督益拳拳不少置忽有傳峪崍歿者余方園居讀書聞之廢書而泣於邑者累日非為平生相暱故悲

也悲國家失此寶臣悲海內失此吉士昊天不弔

遽至於斯夢寐相求每深悽斷今年秋𠈉子文學

崇持狀來徵銘回思嵋峽之歿已四載矣余又為

之發書而跽愴然曰余與嵋峽德義心知也使余

先死則嵋峽銘余乃嵋峽逝矣余不敏其何敢辭

於是雪涕而誌其凡爰繼之以銘焉誌曰薛公濬

人也諱文江字紹黃別號嵋峽曾祖諱蘭善計然

術以貲雄於里祖諱民悅况毅權奇善為人謀事

父諱鎰是為贈君生而家敝矣刺經於縈蒲之堧

問業者屨滿戶外雖以縫掖老而為齊魯儒宗舉
三丈夫子伯文漢季文河公其仲也公生而穎異
甫成童即日誦數十百言側弁而峨動皆古文辭
出而應州府試府主大奇之薦之學使者隸籍上
庠公自是造益深名益高雄長山以左稱大師矣
與贈君並登壇授經一門之內絳帳雙懸公以絃
誦為溫凊以溫凊為絃誦小築河干風雨雞鳴之
際彈琴而諷洋洋如也無何而贈君病不起公墨
毀柴立泣血漣如哀感行路事死如生愛身過身

伯也爲惡少年所搆幾陷不測公府命橐以從不舍晝夜周旋於鼠牙雀角之間塗次覓衛爲䞇鞭者所侮赤風烈日困頓幾絕經營奔走凡兩年餘始脫兄於厄痛弟蚤世取其遺孤撫育之視棠有加凡公所處者極難耳苦心焦慮曲折百端而於本業乃益精辦逾壯始登賢書又遵迴良久始舉禮部歷年多積學厚心以操而彌淸識以練而愈老於凡世務竅會已無弗周徹矣太史楊公亟稱其對策謂可作奏疏則公豈暖暖姝姝學一先生

之言者哉其令河間也勤恤民隱爬搔疴癢一以赤心白意仁人君子之道行之不惟無文士氣抑并無能吏氣凡折獄懲奸發倉行水他人所極力表暴以博神明樂只之譽者公出之裕如聲色不動第以為閭閻蒔花出作入息之常而已緣其仁心為質薄趙張而宗遂霸故發奸擿伏非不洞若觀火而意乃寬然有餘議論常依長者不數月政通人穌聲光藹快願受廛為氓者逾鄰封也會滄州缺守滄之士民迫欲得公公受檄攝滄遂建白

嘗道為滄民請命思滄民所疲於奔命者無如馹驛馹驛之苦則不均故耳均必自計畝始按地丕釐懸金募役較若畫一請自今著為令滄之民脫然喜可知也相與尸而祝之不異河間人先是公涖任甫三日即有禦人於境上者而界乃屬之肅寧公按袂起曰讓夷急病在彼即在此也況元惡大憝縱橫於我土地吾恥之遂介馬而馳激厲諸健兒曰壯士為吾殺賊賊擁衆負隅列陣以待其鋒甚兇公命兩翼橫擊之直縛渠魁群不逞咸鳥

獸嶽境內肅清萑苻絕警公課政之餘喜與諸生談藝凡領君指授者為文俱有法一經品題其人即摩天而去瀛人士炳蔚而興者公之教也奮武揆文為時模楷識者謂公有兼才云君既膺覃恩贈兩尊人如制忽憶嚮者贈君大漸時曾屬曰急看焚黃爾時殊不得其解及茲懔然發寤於心乘討典撥馳歸展墓告成事於兩尊人宜綸綍焉藉令稍一遷延竟卒於官下不幾抱終古之歎乎此又公純孝所格神之聽之不可思議者也公之精

力盡於河間維体匆休浸尋耗猝當啓手足崩數日猶力疾視事變聞非然彌留之際棠捧足而泣初無一語及私猶手挂遣自里中來先問展墓事次問伯氏健否須臾長逝矣時崇禎己巳正月十四日也距生萬曆乙酉七月十一日得年四十有五元配處士郭應吉女敕封孺人男二長棠增廣生次杲蚤於崇禎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塟於城南三十里祖兆之陽盧世㴶曰崛崍先生天下偉人也體幹魁梧骨氣洞達朗朗如百間屋與人語

吐出心肝而深潤不囂復藹然如夏之靜雲賦性
最嚴取與一介不苟服食器用儉焉而已所著有
尚書解大約隱括金沙檇李諸先正而裁以己意
彙雞析衷已刻於瀛之黌舍性好讀史不喜浮學
於鄭漁仲通志一書尤悉其倫脊澈及首尾無與
余遇輙披襟觧帶流連竟日夕使在他所閒以雜
客抗手高揖凝如也余猶憶彈冠時就先生議治
道先生曰莫要於平余曰盡此乎先生曰盡此矣
吾聞之箕子王道平平夫一平足以蔽王道何有

於蕞爾邑彼猶龍氏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乃術耳非道也余時甚肯其言縣令思河間之治何其平也簡而當中而不盈餘韻流風恒令人裴徊無盡余每過河間輒曰此我崌崍兄之桐鄉河間人咸涕淚而道先生治狀蓋先生一身常綰兩綬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人皆集於逸而已獨集於勞經德不回以死勤事嗚呼是足以志先生矣又未知果足以志先生否也謹拜手而為之銘銘曰清真博大紹黃氏流光耿耿何嘗死身所不盡

留於子文獻足徵終復始

劉山泉先生墓誌銘

山泉先生有孝子曰嘉徵嘉徵即世淮所兄事之象山也象山先余舉於鄉至今猶待價因思吾兩人共硯席時夜闌燈灺風雨雞鳴每執書以泣緣吾兩人俱為孤兒而象山為一月孤尤嘗茹辣每語及家世輒心折無一寸即欲彷彿其先君子之音貌將從何處摸索則今日所以流淨陳辭者皆出自兩貞母口述大約如六一居士之表瀧岡嗚

呼可悲也於是山泉先生没五十年矣向在淺土今乃大歸冢山日月月有時謹以一片幽石託之吾子世淮曰我心也於是齋戒危坐而誌山泉先生先生姓劉氏原籍直隷蠡縣始祖景原徙家德州景原生伯能伯能生傚傚生茂茂生志五世力田有隱德志生延齡領嘉靖壬子鄉薦歷官代州知州以循吏居鄉是為先生考先生諱崇亨字克之别號山泉清穎冲和出自天性美鬚眉善談笑舉止詳中與之遊者人人意消即臧獲輩未嘗以

言色相加生平不耐折簡召客偶相過從小飲成
狂歎曲特至客更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先生蔚有
勝情雅尚折其才具足了十人以至遊戲場中皆
有先生分身在焉則其風韻適也夫先生即不發
豪舉爭而舉子業實所究心構精舍爲藏脩地真
參實證下問屈詢以朋友爲性命顧好奇服即驚
人不恤四戰四罷氣未歇也先生内行淳倫篤孝
善變事厥考代州公最得歡心代州公晚畜兩妾
生二子先生友愛特至飲食教誨不間晷刻已相

繼天祈先生痛如失左右手云先生有姊適名族中落食貧慨然割負郭田一半與之厥妣筐篋舉畀姊氏未嘗耆騂人人爲先生難焉即代州公亦大奇曰吾子此舉豈可於今人中求哉妣張宜人得未疾先生日侍左右經年不解衣帶及卒泣血幾死顧念代州公在乃勉起襄事盡情盡禮必周必慎拮据勤瘁而先生病矣浸尋骨立遂至大漸於咋嘉徵生甫彌月先生既辭代州公曰老父在堂兒不能終事不孝之罪通於天矣時兩貞毋侍

疾復訣曰汝二人善事老父撫養孤兒天如不絕
劉氏此一點血脈實式憑之開目少頃復甦曰此
何日也兩貞母曰八月初九先生曰使我不病此
時正在場中事筆硯矣言訖而逝嗚呼先生葢死
孝而抱長憾於功名者也方適萬里未出門而車
輛折可為扼腕然冲襟善氣油油與偕渾乎如未
琢之玉孚尹旁達遂有象山又有孫焉有曾孫焉
泉厚流長故乎四海竊聞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
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則先生之天氣足以取耳鳴

嗚呼惜哉先生生於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初七日卒於萬曆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得壽三十有二元配顧氏繼配李氏李氏徐氏側室張氏實生嘉猷徐氏矢志撫孤以底於成白首同歸奉旨旌表雙節所謂兩貞母也先生舉生一女名全不育子一即嘉猷嘉猷中萬曆己酉鄉試娶張中美女繼娶崔大觀女陳無虞女同訓石成璧女俱舉卒復繼娶任遜女孫男四長曰嶸次曰顯三曰昌四曰芳今卜崇禎丁丑十一月二十日葬於城東祖塋之

次舉徐夫人柩併諸夫人柩而合窆焉嗚呼世漼
既與先生重開生面矣先生在此乎在彼乎試聽
吾銘詩銘曰始以為天道夢夢彼蒼太忍胡厚斯
人之秉賦而算乃窘或者有數存焉特不得其朕
靜言思之不也妙在從容正弗貴隱承天莫若嗇
有餘不敢盡德慧術知恒存疢疹真氣氤氳悠然
徐引乃裕後昆慱大敦斂如山吐月如土出筍光
潔條直精誠明允又如紫漩瀾廻無畛與道翺翔
為世標準有令以往貞先生之玄房播其令聞于

藹禖不殞

太常寺卿介清王公墓誌銘

公諱鄉字懿伯别號介清先世文登人徙家德州左衛高祖彥禮曾祖海祖秀秀生禄禄配于氏生子二長春滋次春澄是為公父勑封文林郎配蕭氏繼配周氏勑封孺人生子三長即公次政次獻公幼而攻苦本業已百巳千務以勤勝家貧無力購書凡所誦執文俱翻故牘書之精熟上口析肌分理當遊庠序時學已成矣偃蹇數載夷於衆人

萬曆壬子學使者拔居第一而名始著自是開門授徒執經者數十人公以敭為學業益醇粹簡練揣摩絲絲入彀天啓辛酉秋賦吳鹿友先生大賞之遂領鄉薦壬戌下第倍加磨勵午夜一燈展意萬字不異諸生時所業彌入神境中乙丑進士初選元城繼補滑縣凡兩仕為令尹縣之人尸而祝之百姓謳歌如出一口試援兩地論之元城劇滑縣腴公馭劇以靜弗動聲色處腴不脂盟心洗手更可異者公以書生而辦吏事老猾積蠹嚙指不

敢嘗試擒巨盜如承蜩豪少年悉毀賭具入目為
神君云然公實仁心為質温良長者所著天雄平
反一書其於輕重出入之際三致意焉蓋體兩尊
人慈情推廣仁術其情勢其機圓每展卷一讀而
哀矜之意猶氤氳紙上公又着為令十二告正告
海內不憚誶復留譜與人以保赤子嗚呼何其厚
也公既以治行高等為畿輔冠顧孤立行一意絕
不瞻顧要津行取考選止擬南臺賴先帝聖哲手
自簡拔徑授給事中公既以孤踪獲上益思致身

報國所言動關天下大計時有統百官而墨者公首發其奸不惜一官以月克險先帝深知公剴亮赫然震怒不移日而逐墨宰當是時公直聲動天下凡願納交公者屨滿户外公杜門手一編不屑也任禮垣都工垣前後凡數載氷兢如一日少暇則讀書不輟資深望重陞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會本寺缺正者年餘是時先帝勤於禮不問風雨寒暑公攝事罔敢軼越平生所學惟一敬字至此愈覺闗合已陞本寺卿攀朗以公輔相

期待而時移世易天地反復公鬱憤自傷死矣嗚
呼痛哉據公一生行業自為博士弟子以至奉嘗
始終條理井井不紊孝親友弟篤於上古求之叔
季不足論矣公服官政不廢述作史宪一書關涉
最大繕寫而未付梓稿已灰燼所傳者惟法戒編
棠棣客問宋子漫録等刻俱能醒世淑人深有補
裨余薄劣粗疏受公切磋最久同遊泮同成進士
家居比隣官京師寓復敵戶每夕必招余飲以十
巨觥為率不容余醒不令余醉相將以道真味藹

然别来五年頊成隔世嗚呼痛哉今年春公為余作生誌從京中寄至余捧之悦甚謂我得公便足了一生乃余猶靦顔為人復為公誌其墓将何以為心耶嗟嗟公誌簡而文余誌不文而簡寂寥數語纔得十一雖然公亦足以不朽矣公生於萬曆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午時卒於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時享年六十歲配趙氏為隱君趙汝陽女敕封孺人子一慶泰女三一字胡孔源一字程彦倬一字翟綍兹卜本年十月十六日瘞公於

祖塋之次閒關扶柩歸里惟趙孺人是賴恃撫養
事則兩弟任勞銘曰太史公傳循良楊道州居諫
官心休休其若谷意炳炳其如冊歷仙垣與清卿
儼月皎與潭寒根柢之以至性灌溉之以文瀾忽
龍蛇之起陸深志士之心酸既不愧以不怍則生
順而死安勸貞珉置幽室垂諸萬禩弗刊

劉玉臺先生墓誌銘

余弱冠時即好稱說仁人長者或誤聽一薄戾語
輒竟日不樂自知事以來其好稱說長者愈甚間

嘗聞王臺劉翁真長者也顧翁肥遯於東岡之陂
與城市迥絕余亦東西遊走不常厥居維嚮慕翁
殷竟未獲摳杖屨晚乃與其孫堦遊堦負異才為
諸生最有聲文昌氣振不減余諸生時而藴藉過
之余故數相從交杯酒焉其人叔度千頃藹然如
夏之靜雲及其商畧文事則湧思雷出九天之雨
同來四海之水俱立矣余私詫曰此必有本深山
大澤實生龍虎非是祖不有是孫因益稔翁之素
居無何而翁以天年終堦隨其父若叔捧翁行狀

而問銘於余余固夙慕翁者曷可以不文辭又翁仁心為質廓然長者生而為一鄉之善士歿可祭於社闡幽表微有實録在即文無害也翁姓劉氏諱汝梅別號玉臺原籍山東萊州府之平度州天順中有諱大公者始徙徳州而家焉數傳至曾祖鎧鎧生江江生進則翁之考也翁少為椽有清謹名會念兩尊人年邁而往不忍以五斗易一日遂絶意仕宦戲綵膝下凡可以娛之者無所不用其極父卒也雞骨支床幾於死孝而襄大事均如禮

待諸姊妹情文曲至無間於兩尊人之存亾又無間於諸姊妹之存亾視甥與孫不稍差別葢天性之過人如此翁雖素封乎最鄙世之錢虜厲其財而不能攜之以入地也周急補匱日以為常初非涉於擬議猶記萬曆乙卯歲大祲翁盡出囷中粟以賑之鄉人免於死徙其他橋梁道路梂㪚維新費金錢多多許即浮屠老子之宮俱待翁而煇煌焉此余所謂仁心為質非僅好行其德已也翁起家豐殖雅重儒術竹素閑園群玉為府悅禮樂而

敦詩書殆不啻鐘鼓琴瑟云至文士之過亦者尤所加意偶一日見里中兒為撫塵戲翁慨然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童蒙求我意在斯乎為築義塾設絳延師來學者或多至數十人均代行束脩以上居鄉德望巋然如王彥方人有不善未嘗不愧翁翁知偶親黨中有廢斗粟尺布之吟者翁潛出金以彌縫其闕乃大感悟復為兄弟如初翁生平諸古誼固已丕著鄉邦前後州大夫廉其行各為之表宅里樹纖楔人皆曰布衣之榮余獨

謂仁人長者誠不可揜之大驗也翁為人温良慱厚與人處不立崖谷人咸油油不忍去客至不喜排當惟濁醪清醑小摘新炊而已興到亦悠然獨酌倣安樂先生之徽醺賦禀過人老尤善飯自元配逝後絶口不議衾裯事澹然獨居宵澄朝徹識者方卜其頤期遐筭乃偶示微疾遽至大漸客有候之者翁囅然言曰吾從来不作一欺心事料地下與地上無兩也又何歉乎哉倚仗逍遥而化至斂時顏色如生翁何啻長者又似聞道矣時崇禎

元年正月廿日亥生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四越明年二月十六日葬於城東祖塋之次啓元配孟夫人窆而合焉孟先翁五年卒自有誌丈夫子四煥庠生娶陵縣庠生于莪女燁庠生娶福建興化府知事閆希哲女燦庠生娶陵縣陝西道監察御史康丕揚女炳庠生娶任遜女繼娶李嶔女女一適姜樞孫男五曰坩曰埈曰垣曰坊曰址坩稟生所謂負異才有聲諸生間者也銘曰生而康兮視履旋兮殁而寧兮樂歸全兮敦

兮倚於天兮乘遊御辨翩翩兮貽厥孫謀王生煙兮其彩麟鳳其心岳淵兮鳴必驚人紆高騫兮展也翁之賢兮是爲劉氏之阡兮

文學李徹方墓誌銘

徹方大兄古倜儻磊落君子也余於友朋中嚴事徹方徹方方弟畜余相得甚歡徹方曾與余伯氏結婚姻之好顧特於余暱即一歲不數見見必傾倒或酒闌客散徹方必堅坐俟余盡醉同行兩人之相歡如此及其沒也余於役京口不獲執手而訣

令將塟矣其子孝廉君脩狀求銘孝廉人文如氷
雪語語實録余讀之不覺淚洒行間嗚呼所可攜
手以報先友於地下者此耳於是端拜而誌之曰
徹方姓李氏諱嗣美字伯憲別號徹方先世江西
贛縣人始祖清以從戎隷籍德州衛清生琳琳生
芥以子貴贈監察御史芥生逢時繇監察御史歷
任山西左布政使逢時生二子次汝棟中隆慶庚
午科舉人汝棟生煥太學生煥生二子公其長也
公生而穎異不與嘗童伍伯考洪洞公深器之恒

曰此子若非國寶定為家瓛甫弱冠即遊泮志大心虛尊師取友研席閒所咨叩者甚至居恒無他嗜好惟刻心於本義凡古今訓詁靡不取而研究冰解凍釋寸心有喻欣然曰道在是矣發而為制舉義淵懿蘊藉似嘉隆閒大家曾受知府主受褱文公文公負人倫鑒得公卷大奇之拔居第一逢人說項以為國士無雙數奇不偶屢試輒罷文公甚惜之每告人曰吾不識湯宣城而宣城魁天下吾深識李德州而德州老一經有數存焉可奈何

共為名公鉅人所歎服如此公之嚴君勝情好客
及公身而產巳中落公絕不關懷與二三同人讀
書談道洎如也公性喜交遊遇人無城府把臂談
言肝腸盡露間而滑稽玩世詭隨淺者意無可不
可一至大節攸關義所不然山嶽斧鉞無毫髮假
借丁外艱哀毀幾於滅性云公仗清剛之氣洗手
盟心長貧不悔曾有至戚以重貲託公市美材者
同事鬼輩謀以贋物易真而微詞餂公公動色峻
拒之曰此輩人所爲爾以李術方不丈夫耶言者

大懟公生平潔身不罥人大率如此公課子最嚴孝廉幼善病時弛夏楚挑燈口授每過夜分少子祐元孫浹相繼成童提耳而誨不少姑息今孝廉蔚有公輔之望而祐與浹駿發庠序間旦夕飛舉公之家學淵源一何長且厚也公晚歲為林澤之遊枕河開園倚樹而讀凡田夫野老以至五尺之童皆通懷抱解衣推食一鄉咸飲太和覺武陵花源去人不遠綜公一生行業一言以蔽之曰誠善乎孝廉之言曰先君天懷樸直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遇善必揚不善必教誨脫慷慨從不作一違心語生平不知欺人胸懷浩落見者有無懷葛天之思焉嗚呼此余所謂倜儻磊落君子也公生於萬曆戊寅二月初四日辰時卒於崇禎庚辰五月初十日未時享年六十有三元配高孺人先卒自有誌子男一長允禎即孝廉君崇禎癸酉舉人娶廩生宋懋僙女卒繼娶儒士趙僕女卒繼娶廩生董元勛女次允祐庠生娶處士周呈芝女卒繼娶處士魏璁女女三一適廩生陳洪謨卒一適庠生俞

道行卒一適指揮孫弼明孫男一淶廩生娶庠生劉育民女禎出孫女二尚幼一禎出一祐出曾孫一松尚幼淶出㘵於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月塋諸祖塋萬孺人偕銘曰功名有命文章有神德謦書種化舊為新奕奕振振有子有孫不於其身於其後之人

李忠菴先生墓誌銘

夫優信思順而行之攸貴抱朴守静君子之篤素故隨𨻶而立者人之薄也會心而凝者天所學也

則撫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市朝誠難乎覯矣何意鄉黨中乃有忠庵李先生其人豈不偉哉忠庵先生吾郡之幽居者也任真恬懷休心於自得之場者七十餘年今往矣冢嗣孝廉君述其平生懿行而託不朽於盧子盧子讀而歎羨者久之因約畧此錄為先生誌其大都先生上世原商河人始祖諱子實子實生敬敬生柰柰生璉璉生志皋志皋生二子曰蘭曰芝先生為芝出行居次先是蘭避家難携其子大華爰來於茲李之隸籍安德蓋

自蘭始先生依其伯父偕来遂家焉卜居於城之東村茅屋瘠田躬耕自給初不知人世有城市事無何而大華領萬曆癸酉鄉薦大華之子誠明又領萬曆甲午鄉薦一門衣冠後先競爽他人有因人熱者矣先生與兒若侄周旋寧作我也茹藿披褐緩步田間蕭蕭然居常自矢曰無榮辱即是富貴無是非即為安樂嗟乎安得此有道之言而稱之天性最孝友事兩尊人曲盡子道從兄撫弟動法古人而明秀豁達排難解紛別具一副俠骨性

微卞急一涉不留光風霽月恬如也生來獨喜談陰隲事太上感應一書畧皆上口時時為里人誦之歲大祲村氓有欲轉而之他者先生悉涕泣止之至自輟口實果彼枵腹又聚衆而畫補救之策凡隣近少有蓋藏者各出粟若干碩倣古義倉法行之行之數年而天不能災矣至埋枯骨一事尤足以敦薄夫而惻仁者先生老於田園乎雅豪酒每歲傾家以了麴蘗事客到必留飲飲輙醉醉輙歌歌聲參差衍曼一座盡歡故里中長幼卑尊靡

弗欲共先生飲而其課孝廉君特嚴甚孝廉君在上庠最有聲乃小得意則小抑之大得意則大抑之惟恐以名高故而習於沾沾者流至天啓丁卯孝廉君捷音至先生是時已有末疾九年矣喜極而繼之以泣及孝廉君衣冠拜於床下先生正色曰急謝客無荒思廢業其抑之如故也屢遣孝廉君偕計吏上京孝廉君低回不能去先生勉作徒狀且慰且遣之孝廉君不得已就道甫踰歲而先生之病病矣孝廉君在闈中不知也歸而一慟幾

絕原先生所得於天者厚極人世之榮焉凡爽易而光遠有耀遂暢美於孝廉君且玉樹琪枝階庭類列君子長者之報良不誣矣先生諸應科鄉黨愛敬之咸稱為忠庵先生先生生於嘉靖丁巳十月初三日卒於崇禎戊辰二月十三日得壽七十有二子三長讚明丁卯舉人娶薛名世女次諫明娶趙朝用女次試明娶張東周女女三一適故郡吏李三戒一適州增廣生呂之蕃一適馬延齡孫男七曰淳曰溥曰澄曰涵俱讚出曰浩曰沛俱諫

出曰濟試出孫女四一讚出三諫出胥孫男一曰
植淳出紀先生生孝廉君時不三十年內外孫共
計得十有一人稱極盛矣今歲於十月初六日將
扶先生柩卜葬於城東之新阡蠡子曰余綜先生
大都而得數端焉其石隱終身而確乎不可拔也
則類荷蓧丈人其陶然一觴不知爾為爾我為我
則又類魏晉閒人其介性氷心熱腸傲骨儻然不
為世故所羈束則又類窮廡皐橋脫屣海上諸人
至其事親教子有典有則則故主持名教人也夫

合數端以擬先生先生正自淵然有餘余所為潔翰慷慨變化而不能已已者以此謹系之銘銘曰

百世高風配五柳無懷葛天為師友一寸古心真不朽不收不求既醉酒平生事業在林藪道德原田耕為耦三徑蒙蘢宮一畝中有琮璜與瓊玖沐日浴月灼星斗席珍應運行當副神之聽之和平否我作銘詩垂久久

孝廉王開之墓誌銘

隆萬間有王臺翁者古君子也行已之高淳處人

之劉潤光風霽月如復得一周元公當日篤業積學八試八罷每以刖足為進步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識者憐其遇敬其氣更重其道德云主器徵宇先生起以治生為己任一身而兼數百指一日而孫數十年本立道生學優家裕孝弟忠信藹然有橐翁之風識者謂王氏必大青箱之論猶戔戔也積厚流光於是孝廉開之生焉開之生而寡言笑幼不好弄弱冠應童子科輒冠其偶已試諸生以冠其偶丁卯中解額猶青戔也顧莫為[illegible]

上下於古今之書無不讀於古今之人無不若交
古今之事無不請徐而叩之洞洞屬屬蘇而即之
漠漠耳萬斛之舟所載尚虛其半其開之之謂歟
開之至性絕人母鮑孺人沒時方舞象乃晝夜哭
泣水漿不入口執禮如成人暨繼母陳孺人沒而
開之泣血漣如一如喪鮑孺人盡禮循物必周必
慎嗟呼此豈義襲而取之哉徽宇先生嘗抱腹疾
三載不瘳開之身侍湯藥凡食息寤寐起坐喧寂
無不以聲氣精神傍徨其側及先生脫然愈而開

之始弛衣而寢令先生年六十餘挺動如壯者則
開之當日之服事可念也開之無疾而病奄忽遂
逝逝時肅默如平生不復作一長語惟以不得終
事厥父為恨顧而弟曰汝幸有子吾不獨矣言畢
蕭然而沒嗟呼開之可謂曉然於生死之義者矣
開之諱謨姓王氏開之其字別號濟美生於萬曆
二十七年八月初三日卒於崇禎七年五月初二
日得年三十有六父化久即徵字先生祖承詔即
臺翁曾祖榛高祖名先世長安人家於德州九世

矣開之娶清平縣縣丞張永乾女無子厥弟曰倬
曰續痛其兄甚稽首而託不朽於世潅世潅齒長
於開之顧視開之為尊行互為恭敬抑更相欣慕
也今卜塟於崇禎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襟韻風
期歷歷在眼重以二仲之託寧忍恝諸銘曰誰予
之以脩能兮而不令其少延理數難憑兮喟然問
天人生亦已多艱兮惟禮義之不愆既精真可自
喻兮芳雖隕而必傳追耕夫牧子兮共云此孝廉
之所名不虛附兮恬淡高研神之聽之兮我詩常

解

孝廉周棨甫墓誌銘

棨甫周子既沒同心友無謀沈子為之狀其行其文沉鬱頓挫悽慨悲鳴盧子雪浄熟讀因創一新例謂沈子任狀盧子任誌當並納幽宮左盧右沈棨甫素喜兩人文朝於德水而夕於無謀九泉想當魂舉議既定盧子乃為作誌誌曰棨甫諱承芳河間故城人大司馬周公之孫厥考任吾先生昔心積學鬱而非耀鍾美於棨甫甫逾二十即舉於

鄉為規闡崑斗兩姚先生深所期許兩先生入倫之鑒也綮甫志益昌心益虛讀書取友早作夜思攻苦茹淡有諸生貧士所難堪者余每見輒變正襟而告綮甫曰君意念深矣故是我以上人綮甫頹臞余恒醉之酒以觀其態余浩浩落落綮甫灑如也綮甫不嘉城居餽處潞臺子羽之故里因號曰潞里種花弄水如坐深山而聲光日碧河以北江以南無弗知有潞里者往復之牘無虛日綮甫復走都門就崑斗先生而問業讀書益精取友益

廣四海千秋歸諸掌握倘還家掃墓遂遇害嗚呼痛哉君生甫四十春秋而老練堅凝當事機之來不攝不躁動中窾會如庖丁遊刃郢人運斤此余之所心遜而至死不及者也若孝友忠信追配古人宗族鄉黨又有定論矣余所更異粲甫者渾金璞玉腴即之似不能言徐而上下其議條理井井胸中磊磈甚一御之以冲恬時或激發熱血騰沸節俠自命偉哉粲甫身兼數器余取以一端盡予所予以罪可異終父之業家世具詳狀中盧子既

誌其大畧於是洗硯而銘之銘曰大雅不作群豎爲病爰有素人我愛其靜文字躭飾友朋性命充實光輝虛圓安定體物不遺用心若鏡逃名名隨同聲聲應是違非閑仁而不佞事無小大歸之於敬飭色和光謙德為柄其神甚恬其骨最勁美玉靈芝古刀幽馨春樹霏微秋山明淨閒作詩歌窈然閒靚凡幾百篇經泚較正余雖不敏亦請參討行當流傳與藝林競爾茲勒銘君其神聽

江西建昌府通判魯啓程公墓誌銘

别駕程公既沒其子工部郎先貞執狀垂涕稽顙再拜請銘於盧子惟先生知吾父惟先生能不朽吾父盧子泫然久之吾實知公吾實能銘公其何可辭三復來狀孝子之言信而有徵稍隱括以誌其平生庶乎先友之如在也公姓程氏諱泰字仲來别號魯菴本掖縣人七世祖福占籍德州左衛生處士公清處士生文學公恕文學生文林公賢文林生布政公琛布政生通議公訥通議生尚書公紹尚書元配封淑人袁太君生二子長戶部郎

中書江西驛傳道震次卽公公七歲就外傳十七
歲蜚聲上庠凡六赴山東鄉試甲子年以天啓改
元覃恩貢國學又三赴順天鄉試數奇不偶遂厭
薄舉子業一意脩古比崇禎甲戌脩熹宗實録吏
部旁求選人中諳先朝故事者數人送內閣史館
辦中書事而公與焉越明年尚書得請公御而歸
相接丁內外艱哀毁過禮服闋如京再歷寒暑而
實録成例得敕誥撰文公乃俯而就外改授江西
建昌府通判先是公在子舍隨尚書之官卽最得

一缺考覈政事鉅細必與公謀而後行悉中窾會緣
公留心世道有幹畧能斷大事及是改授通判即
新蔡于硎居然經濟老手建昌士大夫在都下者
喜色相告走賀盈庭逮公甫出都而闖寇之難作
矣公憤恨傷心致嬰沉痾閉户伏枕荏苒以及於
盡嗟乎四十年名家胸中度世掌上匡時曾不得
展其粟髮之用豈非命哉公性篤孝聚百順以事
兩尊人兩尊人亦最宜公離須臾即若隔歲月及
兩尊人没凡遇忌日先期齋戒設誠致祭哀號若

初沒即生忌亦然余每為之感動愧不及也公谿
達好施三黨姻親仰食甚衆至四方之客半夜之
求割少分甘與同豊約即洗橐控囊亦不暇顧所
居尚書舊廬一椽不增日開筵高會極歡大噱酒
波茶浪絲絲在襟袖間每曰天生左右手為卷帙
樽罍耳凡古今要書點定殆遍而周易毛詩熟讀
幾千遍大意微言有所獨得手錄藏之巾箱裝為
文章瞬息數十紙若決江河都不留稿身後止存
遺詩嘯歌一帙余有專序公生於萬曆巳丑九月

十一月中時卒於順治丁亥七月初六月寅時享年五十有九元配李氏甲午舉人李公誠明女於制得贈安人繼配李氏太學生李公煥女於制得封安人子男一先貞㳺祖蔭補官歷任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娶楊氏州諸生楊士俊女於制得封宜人孫女一適余姪孫諸生道登茲卜本年十一月初七日襄葬於城東十二里莊祖塋之次與李安人同穴履世漽曰余與別駕遊五十年如一月不啻兄弟云別駕身不踰中人內外完好色清

氣義沉毅卓朗忠信篤敬顏喜容暨書與酒不問家人生產余每謂別駕曰二哥以朋友為性命以圖史為園林以麴櫱為餚饌以泉布為秕糠可謂奇絕別駕笑而不答二哥者別駕行次也別駕亦以行次呼余曰二哥夫二二耦俱無猜同聲同氣今別駕舍我而逝我單矣俯仰今昔豈復有斯人哉因揮淚而為之銘銘曰莊生有言畸於人而侔於天維魯啓先生天則豊人則嗇德不形而才全抑莊生又有言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

其人之天蓋將當君一身之遇合而豐君之子孫於萬億斯年

張佐明先生墓誌銘

張公既沒其子素行持狀踵門問銘於盧子盧子取而讀之蕭蕭數語不誕不支張公在焉呼之或出喟然曰隱者也是不可不銘按狀公先世山東青州壽光人後徙河間景州始祖諱原魯原魯生貴貴生剛剛生迪迪生斆斆生守燕是為公父凡七世矣耕讀傳家不見異物而遷乃鍾美於公公

謝應泰字青圻號佑明鄉黨譽之成勝為沈明克生先生抱秀質有遠神博及群書不窮不爐如饑如渴乃絶意仕進以處士終半生精力專注於書之喜飲酒起園開逕以松石自娛不妄與人交褆躬嚴淨洒雪凝冰而一歸於厚敦宗族洽鄉里暇爾之澤枯骨善事莫可枚舉春秋佳日偕心知人登高詠騰藹如也浩如也性與道親黄帽青鞋白藤緑玉翩翩為林澤之遊又製一古錦囊舉得意書納其中曰我死則用以殉埜噫呼古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若先生者非所謂今之古人耶先生生於萬曆辛巳四月初八日子時卒於順治丙戌八月二十日戌時享年六十有六配高氏一女適德州程貴一子即素行娶吳橋盧繼曾女一孫國棟娶德州程觀女一孫女尚幼茲卜三月十三日與元配高孺人合葬於祖塋之次銘曰卓哉先生精妙幼換萬卷石事千條一貫興到操觚朋来染翰花竹琴樽其樂衎衎天游神行浴絲潛號自埋於民自藏於野入帝之室登隨之岸拚箭勒銘一詞

吳贊

文學楊明楨墓誌銘

憶昔癸亥之歲余客清源冷月荒村寂寥無友恐有持書叩門者啓函則霖雨王子及明楨之牘也霖雨吾好友又與明楨同學明楨欲與吾定交敬託霖雨為介鄭重以達於盧子盧子讀之喟然曰有心哉明楨乎嗣是往還日密相得甚歡結為婚姻其子即余壻也以故明楨為人余深知之其人孤立行一意矯矯落落不可得而親疏讀書亦然

嘗挾策走百里外棲泊旅邸晝夜誦習其攻苦無比所業既成而知之者少明楨亦不願人之知之也本業之餘復有志世務慷慨而談鑿鑿可據顧知之者愈少明楨遂抱影而索居矣獨其叔父少參毓奇公知之嘗曰此神駿也惜不遇時耳性好施幾竭其藏乃一錢不妄入貌踈削枯瘦而精神實大於身一滴不飲召客則長夜不倦事親至孝與人交一味肝膽求之今時無輩矣謝靈運之目劉楨曰卓犖偏人所得頗經奇據明楨生平未免

有偏至之累余謂正其偏至處不可及耳明楨寢疾余往與訣神觀炯然所言俱有條理嗟乎此可以知明楨矣生於萬曆辛卯九月初九日卒於順治巳丑九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九原籍任丘後徙德州始祖全全生宜宜生儒儒生天祿天祿生締締封工部主事生三丈夫子長公諱桐任沅州州同配舒夫人而生君君諱士彥字明楨先娶程公女繼娶石公女男一弘磐庠生娶余女女二長適魏琇次適翟綸茲卜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塟於

城東祖塋之次銘曰人皆集於菀而已集於枯雖則集於枯蓋確乎不拔而有以容娛世自用世吾自用吾既取其精何用其膚與古為鄰與天為徒彼舉肥者胡為乎我作銘詩以示後之人宜爾子孫振振振兮

遼東前屯衛經歷從叔考二田盧公墓誌銘

公諱蕃字如陳故涞水人家於安德數世矣曾大父諱信大父封太史公諱經父汝南郡丞諱宗賢公少孤奉仲父太史公教惟謹克自成立蔚有家

風初學文即出驚人語太史公竒之乃不肯竟學
入貲為國子生欲友天下士旋又為鴻臚丞其丞
鴻臚輙與其長忤而公之道固直也由是知名薦
紳間節幹嶽嶽矣居久之無所事事思得繁劇以
自効出而為東强丞慨然曰丞未嘗負人人自負
丞耳吾其㕑藻此官體先太史之懿訓而施於有
政乎諸所措置俱関至極前後令長咸與之讙昆
弟之雅相資如左右手公傾肝鬰膽視官事如家
事視人事如已事無纎毫不盡凡遇盤錯一經其

手如土委地嘗兼攝兩篆寬然有餘頗善政一歸之主者已方袖手為容滲如也其吏幹絕人而為長者又如此公介甚洗手不名一錢吏恥藉竿牘為吹噓地故量移遼東廣寧前屯衛經歷實左之也公仙仙欲往謂此行始足豁胸中之氣携輕騎出榆關指顧山川形勝不覺鼻頭出火至則盡取營局陋規徹底翻洗之一意愛護軍民絕無顧眄與大帥講均禮為上官陳便宜雖一叅軍乎此如遼左長城矣無何丁母太孺人憂軍民泣送百里公

浩然而歸歸則蔬食斷葷絕意仕進顧恒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謂所知曰遼不可為矣及遼事起公深不顧其言之中也公天性肫剴以朋友為性命家產僅中人以上橫加以素封之名直受而不辭觴酒豆肉賓至如歸壯歲使氣任俠抃擲鼠子亦嘗趺宕於呼鷹盤馬之場沾沾自喜曉而約之大道與農夫野老共為渾朴而已偶閱佛乘恍然有悟自號二田居士人共尊為二田先生不獨其宦公亦任其兩行也已併禪亦不談案上止大學一

冊每語學者曰毋自欺是吾三字符雖有他書吾
不欲觀矣世淮極受公知愛嘗請處世之道公曰
無求到處人情好又請攝生之道公曰智者能調
五臟和世淮為之通身一汗刻髓服膺終身誦之
矣初郡丞公艱初子息晚娶太孺人某氏乃生公
太孺人苦目青公所以奉侍者克聚百順殆純孝
云公生於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卒於天啓
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元配鄒孺人
為處士鄒公悌女繼配王孺人為廩生王公承詔

女俱無出公既乏嗣凡身後事顏我叔父曁伯兄力襄之兹卜崇禎九年十月初二日塟於衛河南滸從郡丞公兆特以石言委諸小子小子曷敢讓焉追想生平摭其大畧不避鄙倍系以銘詩銘曰

神蕭蕭骨肅肅清於氷淡如菊豊年玉荒年穀七十載抱兹獨不衍其後曷錫之福知者曰潤身不知者曰潤屋三尺秋墳鬱精光有斐君子吟菉竹後之人尚勿翦松栢而瞻兹宰木

先兄太學生帯河盧公墓誌銘

嗚呼吾兄之棄今之人而與古為徒也七年於此矣夫此七年中余誤出領沉舟之役驚波駭浪頭鬚為白已久入於非人乃今而謬稱者死猶出手為吾兄作誌一則以悲一則以愧雖然非吾誰知吾兄非吾文誰表吾兄兄為我祖太史公曾孫別駕公冢孫我父承德公我毋紀太安人元子諱世滋字保大別號帶河配程氏乃大司空肖莪先生程公長女生子男裕庠生娶貢生馬貢疇女繼娶庠生曾士章女孫男二道登庠生娶庠生呂獻璘

次繼娶工部主政程光貞女適悅未聘孫女二
適庠生呂煌一適庠生鄭鑌兄生於萬曆乙酉六
月十五日卒於崇禎戊寅正月二十七日享年五
十有四茲卜甲申十月十六日塟於城南祖塋之
次余謹據余兄平生大畧誌之兄生而清發幼不
好弄與余共學同席余性儻易凡童子戲靡所不
為兄歛襟獨誦整日不肯出位學究先生愛而譽
之曁兄與余同為博士弟子余攻苦本業兄顧夷
然不屑稍移而之衣裳刀劍時馭駿馬迴策如瀠

兄鬚髯眉鼻儼如古圖畫中人高華自賞光焰路傍酒杯之餘間尋笑作然一涉而已初不沾沾也時呼余偕一二暱友飲窮日落月不洪醉不休朋輩有欲闌入者輒堅拒不應人亦以此嚴之居無何忽盡捐其所素習深居簡出足不踰戶限即一二暱友亦澗絕朝夕靜晤惟厥弟一人耳後余官京邸思與兄源源而見乃招之入監兄岀貲強應非其志也終不至會余跳請終養兄喜甚定省太安人外日與修藤政個一二暱友亦少少進而此

外終不益一人也兄交遊最廣而交情特摯昏暮叩門不以無為辭兄窮交淪落如身陷泥塗不遺餘力而為之牽挽性懶絕不問家人生產斗粟尺帛觴酒豆肉俱嫂程孺人綜理兄聽之而已食指日繁婚嫁及時所費多端至挫産質衣吾兄澹如也客位凝塵滿席雀巢殆遍兄足竟不踰戶限余從容啓請同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語端為先生設兄輾然而笑莫逆於心兄亦詔余曰靜坐觀心明中一樂余連聲應曰道在是矣

道在是矣至丁太安人憂兄已有病猶泣如孺子事事成禮又哭先叔靖州公慟遂不起猶記兄病革獨握余手諄諄命之時聲已微細余傾耳而聽乃隆中澹泊寧靜語謂吾兄不聞道吾不信也又兄好潔整几巾簁几榻筆硯卷軸不容纖塵下至茶竈酒爐各得其所妻子僕婢不衣冠不見即與弟恣忝愛之道而意恒肅肅曾見其批點東坡文梨然中解朱墨如錯繡小楷短札彷彿晋人乃或經歲不曾開一帙終年不曾涉一筆此等處尤危

人所難大約吾兄有至性而無機心人百負之百不悔百誑之百不猜任真推分可謂愽信君子矣外人不知盡舉而歸之於酒豈不謬哉然則後死者之不喪斯文也起九原而與吾兄相覿定當首肯几交遊中有思吾兄而不得見者不必覿其遺焰第視吾友足矣銘曰此我保大氏之玄宮深穩堅固以利其後人於無窮

誥封淑人程母袁太君墓誌銘

吾德有貞亮廓敏淵凝開濟之大臣曰程司空其

元配袁淑人年德並儷以崇禎十年三月十四日考終越十二年四月初七日伯子震仲子泰將奉淑人之柩與司空同穴襄茲大事仲子自狀數千言撫述嶽懿甚偹爲小子濉銘其穿中之石濉凄凄蕭肅喟然歎曰先承德公與司空公歡如兄弟也先安人與淑人歡如兄弟也余與伯子仲子又歡如兄弟也則小子固切事淑人者其何敢辭按狀袁氏爲安德著姓伯御憲公諱類爲世名臣再傳諱一德高隱弗仕又傳爲旛君諱勿歷官趙城

平山縣令配楊孺人生淑人於平山官舍平山公既沒淑人甫九歲哀毀若成人端重莊靖動中內則時程與袁閎衡相望封公聞其賢遂奉右丞公之命為司空公委禽焉年十五於歸值姑馬太淑人久病倚牀第故淑人廟見後即操作躬親忘其為新婦會太淑人即世淑人與司空擗踊欲絕喪祭以禮封公遂挈家秉悉付淑人淑人泣下霑襟讓再三而後敢承凡夫饗祀交際仰事逮下鉅細諸務綜理斬斬曷於合度又撫諸季諸姑尤曲盡

恩勤云既而封公繼室趙淑人之事趙也共順逾於新婦時司空既以不家問得尚精大業業成登萬曆已丑科進士司理汝寧淑人從汝寧氷蘖相將贊襄明允五年奏最封孺人司空擢諫垣繩糾自矢章累上側目諸津要竟削籍於是淑人為子女婚娶事已先司空數月歸矣洒掃庭宇勞若司空同君不須職無官何病乃督諸臧獲藝桑麻蒔花竹歲時伏臘經營滫瀡志養封公延名師課二子業程懈輒加呵責知攻苦則又相栩慰第無落

殖勿至過懐二子之嚴淑人不減嚴司空也淑人偕司空委心紅甃者幾二十年會光廟御極司空以太常少卿應詔淑人復從京邸封恭人尋終封公制哀慕一如喪馬太淑人服闋徵太僕司空開府中州淑人不以頌而以規謂盜廣兵驕民窮財盡封疆重任肩荷實難欲展恩威宜勤夙夜司空蹻之會以疏駁璽忤逆罷歸淑人脫然而喜愉愉如也至今上癸酉特起司空國閒陞工侍督偹賢頂淑人佐司空拮据繕役遜晉今封工成晏疏乞

休柢家年餘而卒時伯子方官南都仲子奉淑人命治喪附身附棺必周必慎淑人故善病復篤於悲哀病遂劇竟弗起將遷正寢連呼吾兒者三若有隱隱不自安者然緣所服之補鶴也易之乃瞑其卓識定力黙符夫遺即先民易簀何以加焉狀又稱淑人至孝以不及親母楊孺人含殮為終天憾迨齊翟服潸焉涕出篤念外家待諸子姓多所匡挈卵翼亡妹之後俾無替落蓋念母以施為德不匱矣幼不知書而訓誡諸子女悉本彝典籌尊

决筴冥合古昔聽兒孫輩談説經史輙能默識其指歸性儉約雖極貴無穀綺珊蓋之奉笄髲衿佩皆有常度顧喜振人之急三黨姻族寒待衣饑待舉火猝待櫬無室家者待室家雖傾筐不吝崇正黜邪凡巫尼牙媪擧不敢闖其門閾筦扃鑰多年專而不私季與姒娌孚信之馭下不爲刻覈然奴僕凜凜奉約束無敢越和神當春清節爲秋淑人是已司空公宦中外所莅與俱雖經濟節義自其天授要以一德相成内助懋焉如淑人者不止閨

帷之女師㮊亦夫子之良友仲子所以悲號泣血痛懿德之淪畧不忍以祔塟而合其銘有以也淑人生嘉靖癸亥十月二十九日寅時卒崇禎丁丑三月十四日巳時享年七十有五其子女婚嫁具司空誌中盧世㴶曰小子既誌淑人而於是乎三歎憶先安人大故時方盛暑尚未屬纊淑人亦老矣病矣顛躓而至伏床啓手哭甚哀小子搏顙堦下叩謝淑人小子哭淑人又哭嗟呼淑人既姊事吾母吾何能不母事淑人追想傍徨黯然雪涕盡

齋心沭手而為之銘銘曰女德之廸恭和端淑劉範夙閑聲思維則婦道之特相夫勛歷勳銘旂常光昭宗祏母儀之極穀成無逸清白代傳子孫燕翼穆卜新阡陰陽叶吉滙水盤山春秋窀穸綸綍煌煌堂坊奕奕七尺崟岑過者矜式我勒銘詩劖之貞石亙千百年發祥茲宅

冼母刁夫人墓誌銘

初余與無諆聞聲而相思未面也周子棨甫特為訂僑札之歡一日無諆麻衣冠偕棨甫來會我於

妾德稽顙再拜據地大哭不已旣而曰願子一言以不朽吾母余逡巡歛衽謝之曰夫不朽太夫人者無誄耳余不敏何能爲役雖然無誄之命也無誄之太夫人之所神聽也余不敏亦將藉是以不朽焉其昌敢辭已無誄袖中出一冊眎余紙窮墨爆聲淚斷枯燃淡幾不可讀余爲收心斂氣裴回閱之則無誄狀其母夫人之行也狀悉而不煩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困歎無誄往毀裂中忍痛撫管蓋文生於情固屑涕研血槫膺擊骨之言也太夫

人生平大端具是矣余不敏藉手書成其畧敢辭
按狀太夫人姓刁氏世世居故城之孝子村厥父省
祭君時夏毋翟孺人省祭君鄉里稱為長者生女
子二人太夫人其季也孺人於子女中獨憐異太
夫人為之擇對施鞶而歸沈桂臺先生則無謀之
大人也先生家世饒於財至先生父而中落時太
夫人家方喁食諸毋竊竊慮太夫人不為幾微則
或微調之太夫人正色莊語以對曰治脩髓供舅
姑更以其餘分遺諸姒身則椎布操作而前是時

太夫人廟見甫閱月先生徙四壁立而諸父又皆肘見乃盡出其笥匣以償舅及諸父之逋無恡色亦無德容帷提一縲車與先生吾伊相鞺鞳姑師太孺人憐之曰新婦良苦則又舉焠掌刺股諸事以開喻姑還以慰藉夫子俾先生學成郡縣長咸交口譽之遠近慕先生者接踵攜贄至先生以高堂雙親在多遜謝太夫人則又勸先生曰吾固不能代君子耶洗手作羹殷勤溫清先生得以為人師兼為人子者太夫人力也先後遭舅姑之變先

生毀不勝喪太夫人左右之胥如禮先是姑病瀕
數月餘躬爲浣腧厠奉卧起無須刻不在側姑絶
時之詭謂吾病且瘥意太夫人趨出呼他婦遞代
而太夫人已匿門衣中唯唯矣姑垂涕語曰吾有
三婦爾獨賢勞吾且死無以報爾但願爾世世娶
婦如爾也斯言惟太夫人獨知之絶不肯告諸子
婦無謀竊聞於長姊闇以徵太夫人曷以不告諸
子婦太夫人慨然曰婦事姑如臣事君皆本等事
而顧爲人知地耶嗟乎此古丈夫致命遂志者之

所為也而太夫人寔合焉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太夫人天性朴儉服止大練嘗日所食惟粥一甌雜蔬一器至為親戚所乞假又不惜倒囊應之御下嚴而有恩臧獲輩苟竭其四肢之敏不惜給斛酒相勞苦而一有過動雖盛夏若負冰雪矣居恒最愛重無謀無謀者今之振奇人也行已有恥不以一毫點於俗崛起甘陵無所因襲君愛古人著朝於樞左而夕於馬班兼以其餘勁攻四子家言固已高步作者之室學使者首擢之貢諸大廷

識者目為天球人瑞乃鴻漸於磐尚躑躅甘賦而
至性淡泊不喜問叢粟多少家人輩不無以生產
難之者太夫人獨好語曰三郎昌堅而志勿為人
言所餒而有而腹中書在何必急急頭上進賢冠
耶正使為而毋喫着計即五鬯三加而毋要不過
薄粥一甌布衣一襲而已三郎昌豎而志三郎無
謀之行次也蓋太夫人之持論若此無謀又善為
有韻之言吾聞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
以怨以無謀之才落落青衫可以怨矣而太夫人

所重顧在此不在彼無諆得一意深造月奉其太人讀書談道匡坐而絃洋洋有自得之色則太夫人之相與以有成也嗟乎是可以觀太夫人矣太夫人生於嘉靖丙辰四月十七日卒於天啓丁卯五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六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改卜新兆於衛水之陽而歸藏焉舉丈夫子三長名士庠生次哲士次嘉士恩貢生即吾友無諆也孫男某某其餘既摭狀為誌因系之銘銘曰猗與内則展也女宗我聞古訓壽本於恭克相夫子學

殖從容乃誕令器爲人中龍秋濤瑞錦赤刀大鏞含章待賈鳳幟繼繼有斐君子先民是蹤其則不遠毋氏之庸敢銘貞石賁此玄封

亡妻謝安人墓誌銘

安人謝氏德州人故監察御史謝公廷策之女子大學士太傅謝公陞之女弟年十八歲歸盧爲世漼妻已不逮事舅承德公夫獨事姑紀太安人太安人性簡淡不可得而親睞安人事之盡道太安人最愛重之其死也太安人哭之慟不異哭我仲

姊云世濯賦性駁雜放於酒淫於書泛濫於朋友居室事都不問一則曰安人再則曰安人安人舉嫁時裝盡斥賣以供狂夫浮費無幾微見於顏面又性善營綜歲計月計皆有簿牘凡粟麥布帛魚蔬鷄豚鵞鴨鹽醬醯油柴水無不登記死之日有鉅冊數篋取而視之皆安人手稿畧似字形紛如蠶蟻嗚呼勞矣世濯時有千秋之慨不敢告人在一室中自問自答安人挑燈呼茗意若有會者余讜焉喟然曰子真吾德耀也世濯喜擊鮮安人菜

羨腊肉豇之如飴惟衣服少少具體然不過尋常
尺幅較之他女公子雪紈錦綺則藍縷甚矣安人
所以佐吾者凡二十有六年吾胥而安焉竟忘乎
其爲安人二十六年以後乃痛念我安人矣北地
李公有言妻亾而後知爲吾妻也豈不信哉安人
生於萬曆己丑卒於崇禎壬申得年四十有四使
存至今則五十八歲人矣余長安人一歲病未即
死尚能爲安人了此一事而今而後體安神暢特
太安人於九原斯安人之所大快也恨吾不能從

耳安人有六男二女男曰松祐曰恭餘曰原留曰觀德曰尊水同僕夫女曰某某俱側出余既誌安人大畧因倣古為銘詞銘曰生而不華惟為輝也妻故死而不朽惟為濯也妻故用幽補明藏之深固文章旌爾長寐如寤

亾妾桂枝墓磚記

桂枝者南村先生之侍妾也姓馬氏幼失父母六七歲時其兄鬻之曲中假母名為錦瑟後乃自名曰桂枝云桂秀外通中變有至性能彈琵琶唱小

今年十四五與先生遇於景州先生默而識之曰
此慧女子也桂見先生談笑雍容酒杯郁落留低
徊不能去後數歲復遇之酒邊桂遂欲委身事先
生先生不許桂意殊耿耿後二歲又遇之酒邊桂
申理前說先生慨然曰吾老矣汝之菁華正未歇
也桂蘇蘇隕涕曰先生終不許乎桂技有墮河而
已先生憐而納之年二十歲矣事先生凡十載桂
素無疾偶心痛三日而卒方初納桂時我太安人
尚無恙桂叩頭床下太安人手之桂喜不自勝曰

入厨下飪素饌上太安人太安人甘之桂愈益喜及太安人沒桂哭之嘔血失音目盡腫惡衣惡食畢三年如一日余自此始重桂矣桂隨先生官京邸善護衣篝先生領汎舟之役在外二年桂居家持篋鑰惟謹先生病請告歸桂見先生髮鬚盡白一慟幾絕嗟呼桂方悲余之哀余遽歎桂之逝傷哉傷哉桂目不知書聽先生誦唐人絕句詩能記數十首併詩中意味知之其機警因如是桂無子於諸兒中最愛阿會又欲抱夜郎而子之弗果因

餙其侍婢為先生行酒察其意蓋欲自有子也乃卒之明年而第五生又明年而阿雪生余焚香烹魚酌酒告桂曰汝有子矣汝目可以瞑矣汝歸矣汝其進此一杯酒因磨方磚紀其本末硃書納於坎中南村老鐵筆記

鎮江衛李楫揮柩誌

余視漕京口於巡捕官中得李楫揮明敏慎勤確有本末甚重之遂携之北上歷夏徂秋經冬逾春未嘗須臾少懈偶感寒疾卒於潞河之佛寺時三

月三十日也簡其囊無一錢余為之咨嗟出帑葢從役之人多矣如李楫揮者其勤可及也其潔不可及也李楫揮隷騎鎮江衛人曾為諸生十餘年後襲父職生三子皆已成立騎軀幹瘦小其聲清越以長北上時厥弟與之俱弟於去歲冬抄還家令止有僕夫奐中爵扶其柩以歸余乃粗為之料理津送復誌數語用旌其䰟夫李騎生五十有一歲矣觀其意念似無一日之懽者嗚呼其可悲也已

池州府通判孺莱金公生誌

別駕金公作素患難說余既序而行之矣別駕有當乎余之言也爰出自著譜畧一卷曰子其爲我誌之余曰公年甫踰四精神更大於身何遂早計至此公笑曰以子爲悟矣而猶未也向子平有言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何如死我今知之矣覺向子猶隔一塵不意子又後向子也余恍然曰公達人也我則陋矣我聞在昔趙岐司空圖皆預作壽域畫古人之象於四壁月引賓友

飲酒賦詩於內數十年而後以老壽終公亦循行古之道也哉則陋矣因脫手為別駕作生誌公姓金氏名壽祖字同生別號孺菜又號性拙嵗人考諱煉世所稱丹庭先生也官至右方伯生而祠於官所沒而俎豆於學宮以別駕生與祖同月日遂命名字焉別駕生而凝重不佻勤讀書守家訓惟謹弱冠補諸生慨然有經營四方之志緣方伯翁老而授政遂循循一室婉藹如處女問安視膳十餘年未敢通賓客方伯沒而毀幾滅性黽勉襄葬

畢愛其所親撫幼弟小妹恩禮倍常一切婚嫁經
費即倒篋弗恤而情尤肫摯惟恐傷之又推妹之
愛以撫兩甥無異弟妹蓋別駕之天性如此而同
心協力則陳安人與有成勞安人乃陳令君大章
先生之女作配別駕相敬如賓閨閣中慈祥慷慨
蓋未見其匹也已別駕以恩拔入太學候選時將
天地反覆別駕見幾而作色舉翔集迤逦渡江授
池陽別駕涕淚而受之公具經世大畧一別駕尚
不足展驥足乃規模宏遠締構精密即盤根錯節

不嘗承蜩弄丸時土寇侵凌危在旦夕公以半刺
任一郡按轡登陴不竦不擾寇退民蘇始知金使
君保障功高恩及萬世子孫難忘也一時上大夫
咸倚別駕為左石手會　英王屯兵池口闔池士
庶赴言別駕德愛於王願補府正以救此一方民
王卽為題請公固辭仍服舊官以待新守新守履
任兵馬從水陸来者不下數萬派糧逾三萬石池
居積如掃一時百姓計無復之公嘔血為民造命
百計調亭僅完十一餘獲豁免池民感公入骨髓

後拜　命如舊官拮据半載而公病矣公慨然曰
官與身孰重決計乞休即七民雍道遮留不顧所
上官乃有嫌其去之遲者後事體詳明始得致仕
公歸而後喜可知也歸與里社諸兄弟日侑觴政
余為祭酒公素不喜飲自遭患難以來始藉杯觴
以澆塊壘遂與余並稱大戶然當意興稍闌即強
之一滴不肯余每服其直謂公之凡事斬截有如
此酒矣公內行淳備孝友天植求之古人中亦不
多見管綜家務豐儉得宜非其意一毫不取從弛

陽洗手而歸豁如也陳安人助公為仁入為君子為廉吏為逸民冀缺梁鴻不得專美於前矣其事雖足不朽余故不辭而誌之既誌之復語公曰公之譜爺之誌可並刻於石余固得畧其所詳詳其所畧且公年未及艾乃求余望七十老人之荒言蓋宜寄焉以代壽章云爾過此以往優游恬暢伉儷偕老不百年不已爾時自有三管手作銘詩以侑余誌余雖在冥漠中尚能神聽之家世詳載自譜不具論

具縣求友人作生誌

山東有人焉曰盧世㴶字德水號南村曾官戶禮兩部主事改授御史都無所表見今則病矣廢矣年五十五鬚髮皓然一似七八十歲者其為人怯口淺衷有觸輒發發不中節輒悔隨悔隨改或不及改直任曰是吾之過也約畧平生頗得志於酒無之而非酒無酒而不醉一尊陶然百慮俱淡相期終此身而不必名後世生老病死聽之而已性好書積至數千卷堅座外而不進研撳翻涉獵聊

復自娛閒以經濟悅隨煙霧進之窮理盡性益復茲如矣莊周有言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世濉既不能為君子遂無繇為小人材不材兩無所底或有舉五柳先生所云無懷葛天之民以相擬者逡巡未敢承也

自題生誌

余病癈已六年矣三年前曾以生誌託王介清先生先生許之以文用成而先生遽沒嗚呼痛哉捧讀涕流爰梓之梓余今病益深楚益迫欲名為人

居然一鬼行將與先生捐乩夜臺執手稱謝併示
我後人死之日即焚此扳本刻石或不及刻石可
印二三冊納之棺中古人有以孝經殉葬者是亦
余一本酒孝經也南村家風如是而已